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水中望月

秦德龙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水中望月

秦德龙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中望月/秦德龙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  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4 - 1

I. ①水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  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550 号

出版发行社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哗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	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4 - 1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7-2017-11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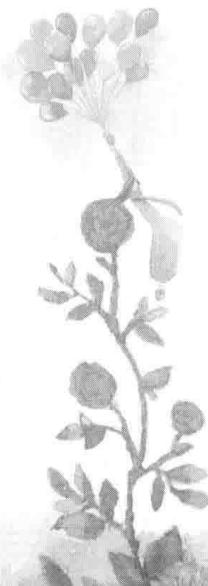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父爱 /001  
父与子 /004  
情愫 /007  
当童工的孩子 /010  
一支铅笔的社会关系 /012  
我们的明天 /015  
我们向往大城市 /018  
山的泪流满面 /020  
老北 /023  
小神刀 /026  
谁是真英雄 /028  
犯人吃肉 /030  
夜火车 /033  
徒弟送礼 /036  
把根留住 /038  
陈杂种 /041  
尿素裤 /043  
胡大喷 /046  
忘年交 /049  
姑嫂俩 /052  
目标在后面 /054



老兵	/057
正步走	/060
水中望月	/062
电梯里	/064
大头	/066
哥从梦里来	/069
老丈人	/073
借手表	/076
记忆力	/079
晨练的人	/082
卖面具的人	/084
老穆获奖	/087
慈善秀	/089
冯老踹	/092
腰带松	/095
老黄和老二	/097
你要证明你自己	/100
广场舞	/103
孟老大	/106
卖空气	/108
路人乙	/111

盲人协会	/113
慢通道	/116
全家福	/119
批评者	/122
苏坏水	/125
疏离的女人	/128
立地成佛	/131
幸福药片	/133
留胡子的村庄	/136
“一次性”时代	/139
谁害了他	/142
噪音时代	/145
打疫苗	/147
糊涂蛋	/150
向老孟学做梦	/153
面带笑容	/155
说谎的人	/159
手机号	/162
严肃的人	/164
老干部	/167
老神经	/171

罗瑟尔	/174
你死不了	/176
股票大师	/179
不爱说话的人	/182
朋友圈	/185
换个角度看人生	/188
寿字幅	/191
吴半仙	/194
礼品盒	/196
第100个	/199
眼疾	/201
老孟的想法	/204
老人商店	/207
他们要吃	/209
最大的愿望	/212
水煮鸡蛋	/215

## 父 爱

父亲如前些天那样，推着自行车，出了家门。父亲要到十几里外的拘留所去，那儿羁押着他18岁的儿子。他也不知道，儿子要被羁押多久。没人告诉他。

先到镇上买三个烧饼。他吃一个，又要了碗白开水。如果，儿子能被放出来，就让儿子吃两个。如果，看不见儿子，他再吃一个。剩一个，带给老伴儿吃。总之，他一天只吃两个烧饼，只喝白开水。

如果不先到镇上买烧饼，他就要挨饿。因为，再也没地方买到干粮。

十八天了，天天都是这样。

这一天，他又像往常那样，在拘留所的门前，蹲了一天。

他已经来了十八天，还是没见到儿子。

据说，儿子犯的是杀人抢劫罪。镇东头小卖铺的女老板，被人捅死了。当然，罪犯还抢了东西。办案人员一口咬定，是他儿子所为。不是他儿子干的，又是谁的儿子干的？他是个下台书记，最有可能指使儿子干坏事。不容他分辨。于是，儿子就被抓走了。

其实，那些人对儿子下毒手，不止这么一次。所幸的是，儿子受点皮肉之苦，总能洗清自己。

同样，这事不是儿子干的，是那些新上台的人，找个理由整





他呢。

他相信儿子能从拘留所出来。

他也知道，儿子只要承认了，必死无疑。杀人偿命，哪朝哪代，都是这个道理。后来，案子破了，他这才知道，两个杀人抢劫犯都伏法了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现在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接儿子，儿子一定能出来。

等啊等，他一直在拘留所门前等。

已经十九天了。每天，他都这样：渴了，他就讨一碗凉水，润润嗓子。饿了，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吃留给儿子的烧饼。

儿子终于出来了。

第十九天的上午十一点，儿子顶着烈日，从拘留所出来了。儿子的眼睛，还不能适应阳光下的一切。但儿子看见了父亲，快步走过来，抱住了父亲。

他没有动。这个铁打的汉子，手抚自行车座，轻声说：“儿，出来了？给，先吃一个烧饼。”

儿子接过烧饼，狼吞虎咽，三口两口，就把烧饼吃了。

“儿，再吃一个烧饼。”他又摸出来一个烧饼。

儿子这回不再狼吞虎咽，而是细嚼慢咽，看看父亲，咬一口烧饼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用自行车带儿子。十几里山路，骑自行车，总比走快。

然而，上坡的时候，他却带不动儿子。儿子要从后座上下来，他不让。他就让儿子坐在后座上，推着车子。不，推着儿子。

儿子看着他微驼的背影，默默地哭了。

儿子说：“爸，杀人抢劫那事，不是我干的！”

“我知道不是你干的！真是你干的，你也出不来！”又说，“好

样的,你没有屈打成招!”

儿子失声大哭。

他停住自行车,对儿子说:“儿,哭吧,哭个够!”

十几里山路,走走停停,他们走不动啊。直到傍晚,他才推着儿子,进了镇子。

“爸,我想喝(吃)烩面。”

他慈爱地笑了。他把车子停在一家小饭店门前,为儿子要了一碗烩面。

儿子滋溜滋溜地喝着,喝得满头大汗。

儿子很快就喝完了。儿子舔舔嘴唇说:“爸,我还想再喝一碗!”

“喝吧,撑死了,也喝!”他痛快地说。

他就坐在儿子的对面,看着儿子满嘴喷香。

他想象着儿子在拘留所里受的那些罪。

他的眼睛潮湿了。

“爸,您怎么哭了?”

“没有啊……没有!”他擦了把眼睛,“儿,你回来了,爸是高兴呢!”

出了饭店的门,儿子对他说:“爸,让我带您吧。”说着,儿子抓过了车把,偏腿跨在了车座上。

他笑着,坐到了后座上。

儿子的车,骑得飞快。儿子带着父亲,骑得飞快。



## 父与子

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儿子已经长到他的肩膀高了，却总是和他对着干。好像儿子就是这么当的，永远和他对着干，永远和他唱对台戏。

他曾经问过朋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朋友笑道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才是父子啊。

朋友甚至说起了古希腊弑父的故事，说得津津有味。朋友说，儿子和老子针尖对麦芒，天经地义。

他吓了一跳，他可没想到这层意思。他也不相信儿子会杀他。说老实话，他不想与儿子为敌，或者说，他不想让儿子与他为敌。于是，他在心里做出了妥协。儿子大了，打也打不得了，打也打不动了，儿子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

儿子的目光不再敌视。

儿子在他面前骄傲地宣称：五年，我要让您刮目相看！

他不知道儿子将怎样开始行动。但有一条他可以确认，儿子绝不会胡来。儿子身上毕竟有他的基因，血管里毕竟流淌着他的血液。

儿子成了无拘束的小鸟，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。他当然不会对儿子彻底放心，总想知道儿子心里藏着哪些秘密。有时，他会站在儿子的卧室外倾听，甚至打算跟踪儿子。

儿子宣布，不经过允许，谁都不能擅自进入属于自己的房间。

儿子还买了一本加锁的日记本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。儿子出门的时候，总要冷冷地剜他一眼，那意思很明白，不许他成为难看的尾巴。

儿子渐渐地长大了。

有一天，他骑车走在街上，发现儿子掐着香烟立在马路旁。儿子似乎没看见他。儿子心不在焉地盯着一个路口，偶尔吐出一个很漂亮的烟圈儿。他轻轻地来到儿子的面前，出其不意地问：“香烟的味道很不错吧？”

儿子哑然失笑，掐灭了香烟。

他骑车远去，相信儿子会找机会同他说点什么。吸烟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任何好处。他就不吸烟，而且不喝酒。他只喝白开水，每日粗茶淡饭，心情特别宁静。

但是，儿子并没有对他作任何解释。

儿子压根就不提这件事，只是再未让他见过吸烟的场景。倒是他频频找儿子谈话，问这问那，都是关于电脑和网络的话题。在这方面，他是个文盲，不得不求教于儿子。儿子是个电脑高手，无师自通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

他不得不佩服儿子。

他已经发现儿子的一个特性。儿子同他说话的时候，从来不像小孩子似的仰望他。儿子同任何人说话，都是平视对方。是的，再精明的人讲话，儿子也会与对方平视。同样，如果有愚钝的人在场，儿子也是平视。

他感到了欣慰。

儿子成熟了。

五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他没有忘记儿子当初的宣言。现在，他已经承认，儿子在许多方面，是他的老师，他连给儿子打工的资格



都不够。家里那台电脑，早就被儿子玩烂了，硬件升级过N次了，软件也升级过N次了。

他已经过了“知天命”的年纪，正在向“耳顺”的阶段靠拢。看什么事，都顺眼了，都从善如流了。他心宽体胖，整日穿着平跟的老布鞋，四平八稳地在街上晃荡。

儿子已经成了家，也买了车。他不知道儿子整天忙些什么，也不问，问了也不懂。

偶尔，儿子也会陪着他散步。有一天，穿越马路的时候，儿子告诉他应该走斑马线。儿子一手搀着他的胳膊，一手揽着他的后背，唯恐他有什么闪失。

这一刻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。

是啊，他真的变老了。许多人的名字，他已经叫不上来了。11位数的手机号码，怎么也记不住了。

但他记住了儿子的手机号码。那是他花了几天工夫，硬背下来的。有一天，他骄傲地给儿子背诵了这个手机号码。

儿子惊异地望着他，您是怎么背下来的呀？

11个数字，先背3个，然后背4个，最后再背4个。他扬起脸来，对儿子微笑。

儿子灿烂地笑了。

儿子决定，为了父亲，永远使用这个手机号码。

我只要记住你一个人的手机号码，就够了。他以无限慈祥的目光，十分满足地望着儿子。

## 情 懾

女市长看了调查报告,本想拍案而起。但她还是压住了怒火。不让人们外出打工,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可是,孩子们怎么办?

这份《保护农村女童的调查报告》就放在桌上。报告上说,在经济欠发达地区,本地农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;在经济发达地区,流动女童(异乡人的女儿)则是主要受害人群。

前一段时间,几个专家组成了志愿者小分队,来到城乡接合部一所学校,开展农村女童的安全性预防教育。讲课效果正待评估,可是,女孩们的法律监护人纷纷打来电话斥责:“你们这是在教唆孩子,她们本来什么都不懂,让你们把孩子们教坏了!”

校长无奈地对专家们说:“你们还是不要讲课了。你们来讲课我们当然欢迎,可是讲什么不好,专讲这类问题……孩子们还太小,听不懂你们讲课……好像,我们这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……”

专家们只好妥协,撤出了这所学校。后来,就有了这份调查报告。

女市长沉思良久,下了一道命令:所有的公职人员,每人认养一名至三名农村女童。女市长的举动,真是令人匪夷所思。

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一些公职人员离职了。

女市长说,决不再补充新的人员。女市长又自嘲地说,这个办法,竟把臃肿的干部队伍精简了。





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还在悄悄地发生。农村女童的家长和异乡人女童的家长,藏起了自己的孩子,说家里没有女童。

女市长拍了桌子。这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人们要说谎?

女市长打扮成了教师,深入到孩子们中间。她发现孩子们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,写下的词汇触目惊心:侵害、压迫、恶心、厌恶、丑陋、伤心、痛苦……女市长揪心地想,这些可怜的孩子,可能已受到了迫害。

她拉住一个女学生问:“如果有坏人要侵犯你,你该怎么办?”

女学生脱口而出:“自杀!”

女市长深感震惊。她意识到,在羞耻感的折磨下,大多数女学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,而作恶的坏人则逍遥法外。女市长决定改正自己的做法,不但要教育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,还要帮她们理解,什么是生命,该如何热爱和尊重。

专家们被女市长请了过来。

专家们很激动,纷纷向女市长表示,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,不然的话,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,何况,这是项公益性工作。

于是,专家们又走进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,告诉女童,什么是侵害,如何预防,一旦出了事故,究竟该怎样做。

女孩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。

女孩们接受了新奇的课堂,专家们深入浅出的讲授,让女孩们心慌和激动。

与此同时,“让孩子们的家长就近打工”,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。城乡都行动起来了,上马了一些因地制宜或改造升级的项目。

许多父母回来了,孩子们的脸上笑开了花。

但是,有一个女童却让女市长的内心很纠结。因为,她的父母没回来。

这个女童叫王小菊,目前和奶奶相依为命。

女市长对王小菊说:“孩子,你和奶奶就住我家吧,直到你父母回来。”

王小菊泪流满面,咬着牙,什么都没说。

是的,女市长的家是温暖的,也是安全的。一旦自己离开这里,就会看见那些邪恶的眼睛。她惧怕那些眼睛,又痛恨自己的父母,你们在哪里?

其实,她的父母就在不远的另一座城市里。他们每天拉着架子车,收废品。他们何尝不想念自己的女儿呢?可是,他们不能回家,一回家,就会有债主找上门来。

女市长不知道这些。

王小菊一天天长大了。

后来的某一天,女市长对她说:“小菊,我得告诉你,我到外地开会,看见你父母了,他们不肯回来……”

两行泪水顺着王小菊的面颊流了下来。她心如刀割。

女市长又说:“也别怪他们,也许,你的父母有难处。”

王小菊擦着眼泪说:“阿姨,我已经大了。求您为我找一份工作吧,我和奶奶能养活自己。”

女市长真切地说:“小菊,我要供你念上大学。抽时间,去看看你父母。”

王小菊号啕大哭。

女市长歉歉不已。有句话,她没有对王小菊说,自己曾是个异乡人女童,随着父母从农村到城市打工,后来考上了大学,成了国家干部。



## 当童工的孩子

警察把这十几个孩子解救了出来。可是他们却不愿意回家。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，眨着困惑的眼睛，似乎不明白警察为什么要解救他们？

这群异乡人的孩子，一定被老板洗脑了。

是的，自从来到这家工厂，孩子们就沦为生产线上的“螺丝钉”了，而且被告知，只要永不生锈，每月可以拿两千块钱。这就够了，孩子们哪见过这么多钱呢？

我奉命采访这些孩子，并给他们做工作，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回家。我知道，这个任务很艰巨。这些异乡人的孩子，外出打工，纯属迫于生活的无奈。他们本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，可却上不起学。义务教育免除的，仅仅是学费。食宿费呢？怎么办？对离家远的学生来说，只能寄宿。这是一笔多么沉重的负担啊。是生活的贫困，将孩子们推向了童工之路。孩子们缺鞋子，缺棉袄，家徒四壁，哪能读得起书呢？据朋友们说，一些地方出现了专门贩卖儿童的市场，一些父母甚至自生自卖……

我来到了异乡人的孩子中间，希望听到他们的真实感受。当然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，孩子们要么愚昧无知，要么语出惊人。

“叔叔，这里有肉，我不想回家。”一个名叫黄晓宇的孩子用怯弱的声音说。

我吃了一惊，有肉吃？这就是孩子们心甘情愿的想法吗？孩